

康区“白利土司”考*

李志英

内容摘要：白利土司之起源非元代“必里”。直到明末清初，“白利”一词才固定地指康区一带的白利土司，此前其作为地名时多指安多地区；其中心区域应在今昌都芒康一带，且以此为中心四处扩张，至白利顿月多杰时期达到鼎盛，势力范围包括德格、邓柯、道孚、石渠、昌都、类乌齐等地区。

白利土司是明末清初崛起于康区的最大地方势力¹，与同时期的丽江木氏土司相当。由于汉藏文通史类著作对相关问题的叙述多集中于固始汗进藏以前，关于其南下康区剪灭白利的事件则多语焉不详，目前学界关于白利土司的研究成果甚少。相关的专题和系

* 本文为青藏高原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 2015 年度一般项目“17 世纪康区白利土司研究”成果，项目编号为：QZY1515。

1 在前人的论著中，常使用“白利土司”来称呼这一明末清初崛起于康北一带的地方势力。土司应指得到中央王朝赐封的地方政权或地方势力，但笔者根据目前所占有的资料来看，无论在汉文史籍还是藏文史籍中，该白利土司一直未得到中央政权的赐封，虽然格勒先生认为白利土司即元明时期所置的必里千户所，但对于必里千户所的地理位置，学界虽然有较大的异议，但都一致认为大体在今青海地区，与该白利土司地理位置不相符，且难根据“必里”二字来确定此白利是早期史籍中提到的“必里”。此外，将其称为白利土司，十分容易与清代雍正年间得到册封的霍尔白利长官司混淆。在翻译上，藏文甲波（ཁྱལ་པོ་）一词虽指王，但根据具体的文本语境，在汉文翻译上又有很大的不同，有时译为国王，有时译为皇帝，有时译为土司，本文仍从古使用“白利土司”一词称呼这一地方势力，但其与汉文中的“土司”一词含义有所不同。

统研究成果仅以德国学者彼德·史卫国《清代顿月多吉小传》、周华《藏族历史中的白利及白利王研究》²及白日吉美旺嘉《白利王权势兴衰简论》³为代表,正如彼德·史卫国所言:“明末清初活动在康区的白利土司顿月多吉是从事藏学研究的人们长期以来非常熟知的名字,但对其生平却鲜有探讨。”⁴在白利土司的诸多问题上,学界的认识颇为分歧、模糊和含混,不仅常将白利土司与雍正年间册封的霍尔白利长官司相混淆,且对其起源及地望也颇多误解,存有较多的讨论空间。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通过对相关藏文文献的梳理和分析,尝试对白利土司的名称、起源、地望及扩张与势力范围进行探讨。

一、关于白利土司的起源

关于白利土司的起源,既有研究中一般将其历史追溯至《萨迦班智达致乌斯藏纳里速僧俗诸首领书》中所提及的“必里”。格勒在其著作《甘孜藏族自治州史话》中,认为信件中所提及的“‘必里’据考为今甘孜藏族自治州甘孜县‘白利’之异音。”⁵赵心愚在其论文《和硕特部南征康区及其对川滇边藏区的影响》中引用格勒先生该观点,认为康区之“白利,即《萨迦班智达致乌斯藏纳里速僧俗诸首领书》中提到的‘必里’。”⁶同样,图齐(Guisepe Tucci)在其《西藏画卷》(*Tibetan Painted Scrolls*)中翻译萨迦班智达此信件时,也作注指出:“Biri,很可能是西藏东部的 Biri 或 Beiri 人(汉文为‘必里’),大部信苯教。”⁷根旺也认为:“‘白日’作为地名和部落名可追溯到 13 世纪,当时萨迦班智达前往凉州会蒙古阔端王后,于公元 1248 年前后,给西藏各地方政教首领写去一封著名的书信,即《萨班致乌斯藏阿里善知识大德及众施主的信》。在信中多次提到‘白日’‘白日各部’已归顺蒙古因而受益之事。”⁸这些看法的主要依据是《萨迦班智达致乌斯藏纳里僧俗诸首领书》,然而从该信件的成书年代、具体的地理位置及早期文献中关于白利的记载来看,白利土司非元代的“必里”。

2 曲央·མོ་འབྲུག་པ། བོད་ཀྱི་ལོ་རྒྱུས་སྣང་གི་བེ་རི་དང་བེ་རི་རྒྱལ་པོའི་སྐོར་ལ་དཔྱད་པ། གྲུང་གོའི་བོད་རིག་པ། 2012(2): 47-65.

3 བེ་རི་འཇིགས་མེད་དབང་རྒྱལ། བེ་རི་རྒྱལ་པོ་མངའ་ཐང་དར་རྒྱལ་གྱི་སྐོར་རྒྱལ་ཙམ་གླིང་པ།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Tibetan and Buddhist Studies GmbH, Halle, 2009: 19-54.

4 [德]史卫国(Peter Schwieger)著,才旺南加译:《清代白利土司顿月多吉小传》,《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1(1): 8-14

5 格勒:《甘孜藏族自治州史话》,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 65。

6 赵心愚:《和硕特部南征康区及其对川滇边藏区的影响》,《云南民族学院学报》,2002(3): 57-62。

7 Guisepe Tucci, *Tibetan Painted Scrolls*, Kyoto Memxxx: Rinse Book CO.LID, 1980: 251.

8 根旺:《藏区多康古地名诠释》,《西藏民院学报》,2000(5): 27-30。

1. 《萨迦班智达致乌斯藏纳里速僧俗诸首领书》中记载的“必里”

《萨迦班智达致乌斯藏纳里僧俗诸首领书》记载：

“前此数年，蒙古兵未至上部地方，由我率白利（**འི་རི་**) 归顺，因见此归顺甚佳，故上部阿里、卫、藏等部亦归顺，复又使得白利诸部输诚。故至今蒙古未遣军旅前来，亦已受益矣，然吐蕃之上部诸人有不知情者。”⁹

信件中记载必里在蒙古未到西藏前就在萨班的带领下归顺了元朝，并得到了元朝较大的优待，萨班以此来说服阿里、卫、藏等僧俗归顺蒙古。在藏文中，白利一词有时写作“**འི་རི་**”或“**འི་རི་**”，¹⁰ 意为被青杠林包围的山林。从藏文发音和字形来看，二者确实都是“白利”，因为汉文翻译中同音字较多，“**འི་རི་**”或“**འི་རི་**”一词在汉文翻译本中有“白利”“百利”“白日”“必里”等几种不同译法。但从该信件的成书年代和元代“必里”的地理位置来看，把信中的“必里”说成是后来的白利土司尚存在两个问题。

首先，在年代上存在一个问题。这封信虽出自 13 世纪中叶的萨迦班智达（1182-1251 年），却不并见于萨迦班智达的文集中¹¹，而是最早出现在阿旺贡噶索南的《萨迦世系史》一书。王尧先生早在 1978 年就将此信译为汉文，其认为该信件的成书时间应在 1246-1251 年之间¹²，但其翻译所根据的藏文文本则是来自于《萨迦世系史》。该书由萨迦派高僧阿旺贡噶索南（**ངག་དབང་ཀུན་དགའ་བསོད་ནམས་**，1597-1659/1660 年）所著，成书于 1629 年，是作者综合以前的萨迦世系史写成，距离萨迦班智达生活的年代有三百多年，成书时间晚至明末。因此，要据此来得出元代之“必里”即后来的“白利”尚缺乏充分的依据。

9 阿旺贡噶索南坚赞著，陈庆英、高禾福、周润年译：《萨迦世系史》，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103。藏文原文为：ངས་འི་རི་བྱིན་ནས་ངོ་བཏུས། འདིར་ཤིན་ཏུ་ངོ་བཏུ་ལེགས་པས། ལྷོད་མངའ་རིས། དབུས་གཙང་བ་རྩམས་ངོས་བཏུས། འི་རི་ཐ་ཐང་ཚོ་ཡང་ངོ་བཏུ་བར་ཡོད་བྱས་པས། ད་བར་ལ་དམག་མ་སོང་བ་དེས་ཕན་བ་ཡིན་ཏེ། ལྷོད་ཀྱི་མི་རྩམས་དེ་ཚོ་མི་ཤེས་ཏེ་མཆིས། 参见：ངག་དབང་ཀུན་དགའ་བསོད་ནམས། ཨ་ཕྱེས་ཞབས་ངག་དབང་ཀུན་དགའ་བསོད་ནམས་ཀྱི་གསུང་འབུམ་བཞུགས་སོ། བྱིན་ཏུའུ་མི་ཁྲོན་བོད་ཡིག་དཔེ་རྙིང་ལྷན་སྐྱོང་འཚོལ་སྒྲིག་ཁང་། 2000(4)：110。王尧先生翻译此文时所用的是德格版(78-79)，并在文中给出了该版本的怀利转写，笔者很遗憾没有找到该版本，但与文集中所载藏文一致。详见王尧：《萨迦班智达公歌监藏至蕃人书》，《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1978(3)：23-27。

10 在古藏文中，上加“**^**”和“**~**”有时会出现互换的现象，使用时较为随意，参看：འི་རི་འཇིགས་མེད་དབང་བྱུལ་འི་རི་བྱུལ་པོ་མངའ་ཐང་དར་གུང་ཀྱི་སྐོར་རགས་ཚམ་གྲིང་བ། 2009：19-54。

11 关于该信件的研究参看：David Jackson, "Saskya Pandita's Letter to the Tibetans: A Late and Dubious Addition to His Collected Works." *The Tibetan History Read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3: 248-241。根据其研究，这封信件首次出现是在 1629 年，而在此前萨班所有的文集中都没有该信件，可能是此时格鲁派欲再次与蒙古人结盟，需要追溯此前的施主关系，为结盟找到合法性而编纂了该信。

12 王尧：《萨迦班智达公歌监藏至蕃人书》，1978(3)：23-27。

白利(འབྲི)疆域后,从德吴察措湖(དེལྲ་ཚལོ)起程,到达具有金顶神殿的嘛龙多吉扎热阿穷南吉阳宗城堡和丹得西吉阳果寺。”¹⁹

从上述记载看,白利是当时多麦南部的一个地名,位于今安多藏区。成书于19世纪的《安多政教史》也记载,当朗达玛毁灭卫藏地区圣教后,吉祥曲沃日山玛班·释迦牟尼(དམར་པལ་ཤུག་ལུ་ཞི)等三人驮着经书,从阿里等地“经多麦南部白日(འབྲི)的擦措湖(ཚྭ་མཚོ)来到黄河峡谷的金刚岩洞、安穹南宗窟(ཨཀ་ཚང་གཞུ་མཚོ་)、丹斗寺等处修行。”²⁰可知,12世纪,“白利”一词亦指称多麦南部地区的一个地方。

约成书于13世纪左右的苯教文献《黑头凡人的起源》²¹中亦多次出现白利这一地名,其地理位置则指向多康的贾扎岗(ལྷ་བཀྲ་སྤོང)之宗喀地区。该文献在谈及东氏八大部落分布时道:“……在白利(འབྲི)有朵巴(མདོ་པ)和岭巴(ལྷིང་པ)”²²,此处,白利是八大部落中朵巴和岭巴两部落的分布地,但并不清楚其地望在何处,但该文献在论及下部多康的贾扎岗时,白利的地望清楚地指向宗喀地区:“贾扎岗有四个精地:江(ལྷུང་)和鹅斯(ལུ་སི)、鹅米(ལུ་མི)为三;加上占据着宗喀(ཙང་ཁ)的白利(འབྲི)为四,那就是贾扎岗的四个精地。”²⁴此处,白利地望位于宗喀地区,可能是当时一个十分强大的部落,这在后文中说得更为明确:“白利、多利(མདོ་རི)和罗合加(སྲོ་བླ)三个,便是占领宗喀地区的三个人。森斯(བེན་བེ)、杜玛尔(འདུ་མར)和维尔(ལེར)三个,便是法力最大之三位。白利、让波(རང་པོ)和琼波(ལྷུང་པོ)三个,便是最有名的三位。”²⁵该文献中,白利作为地名主要指多康地区之贾扎岗的宗喀地区。

此外,除上文提到的多麦地区的宗喀白利称谓外,周华在其研究中还提到了在多麦

19 ཉམ་ཉེ་མ་འོད་ཟེར། ཚོས་འབྱུང་མེ་ཉེག་སྤོང་པོ་སྤང་ཅིའི་བཅུད། ལྷ་ས། བོད་ལྗོངས་མི་དམངས་དཔེ་སྐྱུག་ཁང་། 2012: 408-409.

20 智观巴·贡却乎丹巴绕吉著,吴均、毛继祖、马世林译:《安多政教史》,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89: 22.

21 金东柱(Kim Dong Ju):《苯教古文献〈黑头凡人的起源〉之汉译及其研究》,西宁:青海民族出版社,2013。该文献2002年首次在日本东京露面,名为《蓝色布谷鸟的吟诵》(The Call of the Blue CuCko, SER32, Bon Studies 6, Text 3B (115-149)),由卡尔梅·桑木旦(Samten G. Karmay)整理编辑,并将第二部分译成法文,该部分国内已有汉译本(卡尔梅·桑木旦著,耿昇译:《“黑头矮人”出世》,载《法国藏学精粹》1,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1:18-44),金东柱博士将该文献全部译成汉文,并做了精湛的文献对勘研究及解读,本文引文全部引自该文,在藏文引文部分,金东柱与卡尔梅·桑木旦个别字有所差异。

22 “岗”一词在藏文中一般写为“སྤང”,但在金东柱的对刊译本中作“སྤོང”。

23 金东柱:《苯教古文献〈黑头凡人的起源〉之汉译及其研究》,2013:159。

24 金东柱:《苯教古文献〈黑头凡人的起源〉之汉译及其研究》,2013:172。

25 金东柱:《苯教古文献〈黑头凡人的起源〉之汉译及其研究》,2013:173。

地区有“白利万户三部（འབྲི་བློན་གསུམ།）、白利甲林（འབྲི་རྒྱ་མིང་།）等古老白利的称谓。”²⁶但由于材料信息比较有限，很难明确二者地望在何处。

白利万户三部出现在《贤者喜宴·噶玛噶仓》中，在七世噶玛巴却扎嘉措（1453-1506年）传记中记载：“白利（འབྲི）土司的三部落、僧格米罗（མིང་གི་མི་ལོག།）地方的普哇塔（ཕུར་བ་ཐར།）等人向（法王）敬献有金、银、珠宝等许多物品。”²⁷

在四世噶玛巴若必多吉（རོལ་པའི་རྫོ་རྗེ། 1310-1383年）的传记中提到了白利甲林（འབྲི་རྒྱ་མིང་།）的称谓：“此后，地方万户及白利甲林的部众迎请（法王），（法王）到了白朵、索、绛、喀三地及赤喀地方。”²⁸

由上可见，在早期的一些藏文史籍中，白利作为地名，在地域上并不是固定的，在安多和康区都有叫白利的人、家族、部落或地方。但到明末清初，“白利”一词，开始比较固定地指中部康区之白利土司。成书于1646年的《西藏王臣记》载道：“五年冬王师指向青海，因巴尔康（བར་ཁམས།）白利土司顿悦多吉专宏苯教而对遍智·甘蔗氏之追随者多加迫害。”²⁹其后的史书及教法史如《青海史》《安多政教史》《黄琉璃》《土官宗派源流》等基本沿用这一说法，即白利是中部康区重要的地方势力之一。

一些民间传说，也反映了白利作为地名几经变化的过程。根据白日吉美旺嘉先生收集的一条白利土司起源传说：白利最早建立在一片被青冈木（འབྲི་ཤེང་།）围绕的山林中，因而得名白利³⁰。按照这一说法最初形成了阿扎白利（ཨ་གཤགས་འབྲི་རི།），其后形成了昌都白利（ཚབ་མདོ་འབྲི་རི།），最后散居为朱倭白利（ཉེ་ཕོ་འབྲི་རི།），这是白利作为地名起源而言的民间说法，虽多有附会之嫌，但却较真实地反映白利地理位置的多变。

因此，白利这一称谓作为地名，虽然大量出现在一些早期藏文史籍中，但是指称的广泛以及缺乏具体的详尽材料，使得我们难以厘清这些称谓之间的具体关系及与明清之白利土司之真正的起源关系，也很难仅凭借“白利”这一相同的称谓将其历史追溯至元代之“必里”。

26 བྱམ་མོ་འབྲུག་ལ། བོད་ཀྱི་ལོ་རྒྱུས་རྗེང་གི་འབྲི་དང་འབྲི་རྒྱ་མིང་གི་འབྲི་ལོ་རྒྱུས་ལ་དཔྱད་པ། ལྷན་སྐྱོད་བོད་རིག་ལ། 2012(2) : 47-65.

27 巴卧·祖拉陈瓦著，周润年、塔娜译：《贤者喜宴—噶玛噶仓译注》（十一），《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12(6) : 51.

28 ཀམ་ཚ་དབང་ཀུན་ལྷན། ཀམ་ཀམ་ཚང་གི་བརྒྱུད་པ་རིན་པོ་ཆེའི་རྣམ་ཐར། རྫོན་མེན། རྫོན་ལྷན་མི་རིགས་དཔེ་སླུབ་ཁང་། 1998 : 431.

29 五世达赖喇嘛著，刘立千译：《西藏王臣记》，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 : 127.

30 འབྲི་འཛིགས་མེད་དབང་རྒྱལ། འབྲི་རྒྱ་མིང་ལོ་རྒྱུས་ལ་དཔྱད་པ། ལྷན་སྐྱོད་བོད་རིག་ལ། 2009 : 19-54.

31 据《世界广论》中记载，阿扎在那曲东部，参见：ལུ་མ་པ་མཁའ་པོ་ཡེ་ཤེས་དཔེ་སླུབ་ཁང་། འཛིགས་མིང་རྒྱུ་བཤད། ཟස་ལིང་། མཚོ་སྣོན་མི་རིགས་དཔེ་སླུབ་ཁང་། 2009 : 201.

32 在今西藏自治区昌都县妥坝区白日乡的地方。

33 即指朱倭，在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炉霍县一带。

3. 白利土司的氏族与世系

此外，白利一词还作为家族名称出现在藏文史籍中。白利最初是东氏（**ལྷོང་**）家族十二分支中的一支。《黑头凡人的起源》记载：

“东氏迎娶了哲娜玛（**འབྲི་ལྷ་མ**），生了一个儿子，叫岗乾谢秀周（**གང་ཆེན་བྱེ་ལྷལ་དག**）。他有一个儿子，叫侏波德仔（**ལྷལ་པོ་ཉི་ཙོ**）。他有一个儿子，海螺般白色的男人，有一双碧玉般眉毛和海螺样顶髻，手持着白旗，白色藤鞭举头顶，是苍穹之下扎的战神，因而半数东氏云游天空。此人有一个儿子，叫伯纳郭若（**སྤྱན་མགོ་རོ**）。他有一个儿子，叫拉钦提波（**ལྷ་ཆེན་ཐིམ་པོ**）。此人有三个儿子，分别叫作侏波东（**ལྷལ་པོ་ལྷོང་**）、纳切东（**ང་ཆེན་ལྷོང་**）、托托东（**ཐོག་ཐོག་ལྷོང་**）。”³⁴

其中，“侏波东占领东边的岗迦雪（**གང་སྐུའི་ལོལ་**）之地。”³⁵其支系可分为上中下各两支共计六支。

“侏波东的六个殊胜之处：上部有吉（**འབྲི**）和雅（**ཡག**）两族，做了黑头吐蕃人的头人；中部卡沃（**ཁ་བོ**）和白利两族，做了吐蕃人的大臣；下部有木雅（**མི་ཉག**）及齐坦（**ཁྱི་ཐག**）两族，定居在康区的大砖觉洛多巴（**བྱོ་ལོ་རྣོག་པ**）。”³⁶

白利为其支系之一，包括朵巴和岭巴两支系，其有可能是后来史书中所说的上白利和下白利³⁷。朵巴和岭巴是东氏八大部落中很重要的两个部落：

“在柔西（**རག་ཤི**）有藏岱（**ཅང་ལྷེ**）和芒岱（**མང་ལྷེ**）；在若仔（**རོ་མཛོ**）有千户和臣相；在扎沃（**བྱ་བོ**），有仔巴（**ཟེ་པ**）和恭巴（**གོང་པ**）；在白利（**འབྲི**）有朵巴（**མཛོ་པ**）和岭巴（**ལྷིང་པ**），那就是八大部落。”³⁸

34 金东柱：《苯教古文献〈黑头凡人的起源〉之汉译及其研究》，2013：158。

35 金东柱：《苯教古文献〈黑头凡人的起源〉之汉译及其研究》，2013：158。

36 金东柱：《苯教古文献〈黑头凡人的起源〉之汉译及其研究》，2013：159。

37 根据目前笔者所能见到的史料，很难厘清上下白利之间的关系，虽然白日吉美旺嘉先生在其研究中给予了一个非常好的上下白利世系图表，但其历史仍然是一团谜。

38 金东柱：《苯教古文献〈黑头凡人的起源〉之汉译及其研究》，2013：159。

成书于 1434 年的《汉藏史集》(ཐུ་དོད་ཡིག་ཚང་ཆེན་མོ) 在谈到藏族族姓东氏³⁹时亦说:

“兄长冬氏分出六个长系，在上部有巴曹氏和章叶氏，在中部有若则氏和热西氏，在下部有木雅氏和吉坦氏，由此六长系又分出六个尊贵系，即比日阿木多(བི་རི་འམ་དོ)和林巴，由若则氏分出的普巴和达巴，由吉坦氏分出的两支。以上为冬氏繁衍的长尊十二支”⁴⁰

在此，白利亦作为东氏族下的十二支系之一出现。此外，在四世堪珠活佛且增却吉尼玛(བསྐྱེད་འཛིན་ཚམས་ཀྱི་ཉི་མ། 1730-1779 年)的自传中提到：“传承为大者东氏，分支众多者扎氏，勇武者珠氏著名姓氏里，我的姓氏是传承者为大的侔东氏，是多康北部地区小姓部落中厉害的姓氏，再者，在玛域著名红白利地方居住的白利……”⁴¹，由此可以看出白利作为姓氏而言，源于东氏族。石泰安先生还进一步大胆地提出猜想：“这些南方的董族人一直扩展到昌都地区，即怒江和湄公河上游达(拉)曲江的汇合处。”⁴²然而，根据已有的史料，我们很难确定康北之白利土司是否是从多麦南部的白利分化迁移而来，也很难找到白利土司在元代已经十分兴盛的文献材料。

可以肯定的是，白利土司真正开始崛起是从仁蚌巴末期及藏巴汗统治中期开始，即从白利顿月多杰的祖父白利雀崩(བི་རི་ཚམས་འབྲུམ)和父亲阿潘杰(བི་རི་ཨ་འཕམ་རྒྱལ)时期逐步崛起，到白利顿月多杰(དོན་ཡོད་རྒྱལ)时期达到顶峰，成为当时康区最大的地方势力，形成了后藏第悉藏巴(ལྷ་སྲིད་གཙང་པ)、蒙古的却图汗以及康区白利土司三足鼎立的局面。

笔者参照白日吉美旺嘉和周华两位先生的研究以及《拉托王统记》等传记和《达垅教法史》等教法史，将白利土司的传承系统列表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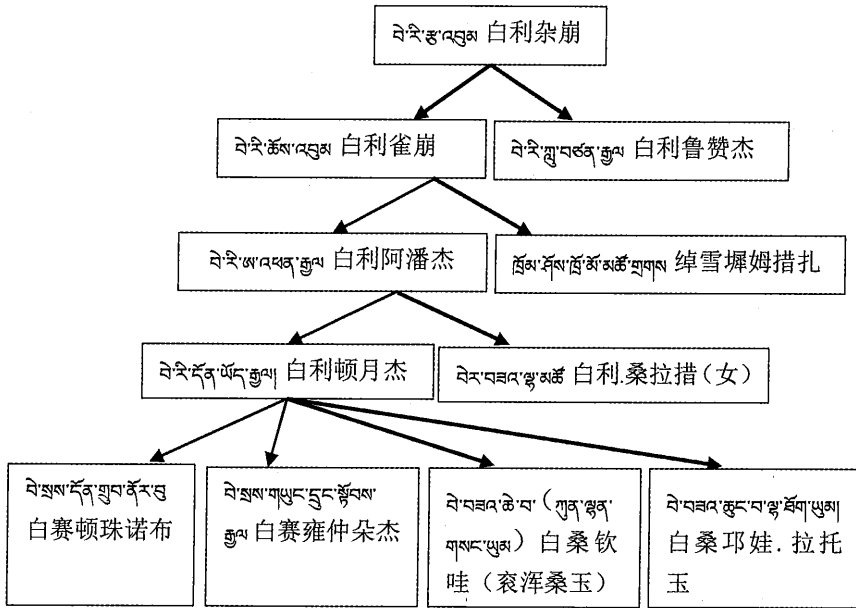
39 在藏文书写中，东族系的写法有：ཕོང、འདོང、གདོང、ཕོང 几种，汉文翻译中常写作：东、冬及董三种，本文统一写作东，引文则保留原书写。

40 达仓宗巴·班觉桑布著，陈庆英译：《汉藏史籍》，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13。

41 ཆབ་མདོ་སློབ་མཁུ་ཤེས་རབ། ཆབ་མདོ་འཕྲིན་ཚང་རིན་ཆེན་སྤྲུངས་པ། 2006：457。该文献在印度德里出版，由 TBRC (编号为：I01JW80) 扫描成电子版。

42 石泰安著，耿昇译：《汉藏走廊古部族》，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3：46。

白利土司谱系示意图⁴³



二、白利土司之地望

对白利土司之地望，学界的看法有一定分歧，大致有两种观点：一是在今甘孜地区。20 世纪初，任乃强先生认为：“于时康地诸王国，白利最大。国都在今甘孜县境内，辖地远达今德格、邓柯、白玉、瞻对、道孚诸县。其王顿悦夺吉（不空金刚）专弘黑教，蹂躏黄教、白教、花教备至。”⁴⁴ 格勒亦认为：“白利位于甘孜与德格二县之间的雅砻江畔，明代白利土司是甘孜藏族地区北路诸土司中颇有势力的，当地人称白利土司为白利王，是历史上唯一敢于同林（སྤོང）国较量的势力。”⁴⁵ 隋浩昫据此也认为：“白利位于今四川西部的甘孜州，元末明初领有‘东至道孚，西至邓柯、石渠’之地，与德格土司为邻。明代中叶以后，陆续扩张势力，当地人称之为白利王。”⁴⁶ 国外学者怀利（Wylie）⁴⁷、阿哈

43 此图根据 བེ་རི་འཛིགས་མེད་དབང་ལྷུ། བེ་རི་ལྷུ་པོ་མངའ་ཐང་དར་རྒྱུད་ཀྱི་སྐོར་རགས་ཙམ་སྤོང་པ། 2009: 19-54 ; ལྷུ་མོ་འབྲུག་པ། བོད་ཀྱི་ལོ་རྒྱུས་སྤོང་གི་བེ་རི་དང་བེ་རི་ལྷུ་པོ་འཛིགས་ལ་དཔྱད་པ། 2012(2): 47-65; འབྲུར་མེད་རྣམ་ལུགས་ལྷོ་གྲོ་ལྷུ་པོ་འབྲུག་ The Sunggrab Nyamso Gyunpel Parkjang Tashijong Craft Community Tashijong, Palampur H.P (India), 1971: 57.

44 任乃强：《德格土司世谱》，《任乃强全集》（下册），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0：174。

45 格勒：《甘孜藏族自治州史话》，1984：116。

46 隋浩昫：《汗都事件及对清初川滇藏区的影响》，《中国藏学》，1996(3)：130-134。

47 [德]史卫国著，才旺南加译：《清代白利土司顿月多吉小传》，2001(1)：8-14。

迈得 (Ahmad)⁴⁸ 等一些西方学者也根据地理著作《世界广记》将其地理位置确定于今天四川省甘孜州德格县东部一带,夏格巴认为其中心地区应在丹曲柯(即邓柯)地区,即今天的石渠、德格县一带⁴⁹。同时,在藏文字典类的工具书中,也多认为白利位于甘孜。如《东嘎藏学大词典》在解释“**བེ་རི**”和“**བེ་རི་ཁང་**”二词条时:“白利顿月统治的甘孜地区的政权名称”及“白利顿月统治下的甘孜朱倭大政权”⁵⁰,同样的解释还出现在《常见藏语人名地名词典》⁵¹等一系列工具书中,在通史类著作中也常常在白利土司前加上“甘孜地区”,如《松石宝串》⁵²等。

另一观点认为:白利土司的地望在今昌都地区一带。德国学者彼得·史卫国根据已获得的喇嘛传记认为:“我接触使用过的材料却表明,顿月多吉的白利可能位于拉托和昌都之间的相邻地区,即在长江和澜沧江之间的玛尔康岗地方的上部或上部边缘地区。也许,我们可以把顿月多吉的白利和拉托南部的一个有同样名称的地方联系起来,此地处于昌都和德格之间的公路边,隶属于今天的西藏自治区昌都专区。在台赫曼 1922 年的旅行地图和 1981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发行的西藏自治区地图上都能找到这个地名。白利是现昌都地区(昌都县)的一个行政单位。”⁵³与史卫国先生持相同意见的还有根旺,其在《藏区多康古地名诠释》一文中提出:“汉文又作‘白利’、‘帕日’。藏文亦作 [biri], 狭义地名指今西藏自治区昌都县妥坝区白日乡,系历史上著名的‘白日王’官府所在地。”⁵⁴周华先生在其文章中也指出:“中部康区白利位于六岗为主的玛康岗,即今昌都地区而不是甘孜地区。”⁵⁵

出现如此大分歧的原因,笔者以为,一方面是将白利土司及霍尔白利相混淆所致;另一方面,因早期藏文史籍中白利作为地名主要是出现在多麦地区,这使得仅凭借“**བེ་རི**”或“**བེ་རི**”这一相同的藏文称谓或者字形去厘清白利之地望变得更加困难。

但如前所述,白利这一称谓至明末清初以后基本固定为中部康区,即明确地说明白利的地理位置在中部康区。松巴堪布益西班觉 (སུམ་བ་མཁའ་པོ་ཡིས་ཤེས་དཔལ་འབྱོར། 1704-

48 Ahmad : *Sino-Tibetan relations in the 17th Century*, Roma: Is.M.E.O, 1970: 119.

49 Shakbpa, *Tibet: A Political History*, New York, 1984: 105.

50 ལྷོ་བཟང་འཕྲིན་ལས། བོད་རིག་པའི་ཚིག་མཛོད་ཆེན་མོ་ཤེས་རབ་གསལ་བེ་ཅིན། གུང་གོའི་བོད་རིག་པ་དབེ་བློན་ཁང་། 2002 : 1399.

51 陈观胜、安才旦主编:《常见藏语人名地名词典》,北京:外文出版社,2004:20。

52 恰白·次旦平措、诺章·吴坚、平措次仁著,陈庆英等译:《西藏通史—松石宝串》(下),拉萨:西藏古籍出版社,2004:652。

53 [德]史卫国著,才旺南加译:《清代白利土司顿月多吉小传》,2001(1):8-14。

54 根旺:《藏区多康古地名诠释》,2000(5):27-30。

55 ལྷོ་མོ་འབྲུག་པ། བོད་ཀྱི་ལོ་རྒྱུས་རྟེན་གྱི་བེ་རི་དང་བེ་རི་བློན་པོའི་ལོ་རྒྱུས་ལ་དབྱེད་པ། 2012(2):47-65.

1787/1788年)在其地理分类中,将康区分为上、中、下三部分,认为“位于南部的上康区东西大雪山间有昌都、察雅、贡觉、理塘、杰丹、萨丹、聂荣、噶斗、木雅(当地人体态优美)、嘉莫绒、加那达萨等地。”⁵⁶中部康区包括“那曲(ནག་མུ)、丹曲(གདམ་མུ)、索曲(སོག་མུ)、布达曲(བུར་ཏམ་མུ)和止达止曲(འབ་ཏམ་འབྲུ་མུ)等河域间,有丹楞(འདམ་ལིང་)、古孜(གོ་ཙེ)、德格(དདེ་དགེ)、甘孜(གཡམ་ཙེ)、年措(ཉམ་མཚོ)等地”⁵⁷,从这一分类来看,白利位于甘孜、德格一带的可能性较大。但成书更早的《五世达赖喇嘛传》记:“土蛇年(1629年)新年过后……在石铺大院内举行的僧众大会上,昌都的商人阿布恰等来自中部康区的许多香客,向我奉献了茶、马、铠甲、犏牛等上百种礼品,隆重举行发愿回向法事。”⁵⁸据此,中部康区应包括今昌都地区。《安多政教史》亦记:“下部称为多康六岗,即撒茂岗(ཟབ་མོ་སྐང)、察哇岗(ཚ་བ་སྐང)、玛尔康岗(མའར་ཁམས་སྐང)、包柏尔岗(ཕུ་འཕོར་སྐང)、玛尔扎岗(དམར་ཇ་སྐང)、木雅岗(མི་ཉག),这些都属于中康(བར་ཁམས)的范围。”⁵⁹按其所述,位于玛康岗的昌都、察雅、芒康等县都是中康的一部分。故从中部康区这个分区来看,白利位于昌都地区和甘孜地区都有可能。但《拉托王统记》记载:

“值得一提的是,雄健勇武之德赛乌吉和热乌父子在位期间,统治着金沙江和澜沧江诸岗。此时,力量强大的白利土司以白利却崩为首,其百人百马就像钉于天空之六颗星,安住于拉托的右部地区,经撮合,拉托与白利建立姻亲关系,白利的女儿绰雪姆措扎(ཕྱོམ་ཤོས་ཕྱོམ་མཚོ་གཤམ)成为热乌的王妃。”⁶⁰

按此记载,白利位于拉托的右部地区,与拉托相邻。拉托王所在地在今昌都县拉托乡一带,其右为昌都子呷乡一带,邻近江达县,因此,白利的地望应在在澜沧江和金沙江之间,而甘孜德格在雅砻江和金沙江之间,与上述王统记所载不符。另外,从白利父亲阿潘杰迎请三世帕巴拉帕巴拉·通娃顿登(མཐོང་བ་དོན་ལྷན། 1567-1604年)时的情况可以看出:“白利土司在擦哇岗(ཚ་བ་སྐང)下部的古拉昂雅(སྐུ་ལྷ་ངང་ཡག)下部迎请法王。

56 松巴堪布·益西班觉著,蒲文成、才让译:《松巴佛教史》,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13:331。

57 松巴堪布·益西班觉著,蒲文成、才让译:《松巴佛教史》,2013:331。

58 阿旺洛桑嘉措著,陈庆英、马连龙译:《五世达赖喇嘛传》(上),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66。

59 智观巴·贡却乎丹巴绕吉著,吴均、毛继祖、马世林译:《安多政教史》,1989:3-4。

60 འགྲུ་མེད་རྣམ་གྲུལ་ལྷ་ཐོག་གྲུལ་རབས། The Sungrab Nyamso Gyunpel Parkjang Tashijong Craft Community Tashijong, Palampur H.P (India), 1971: 57. 该书成书于1852年,原版为手写本,后整理为印刷体在印度出版,该版本与《昌都文献宝积》所收录的原文在某些字词上有较大出入。

白利土司、王妃、其子顿月杰、僧众们、王族、大臣们和部众们竞相做供养。”⁶¹ 擦哇岗在澜沧江和怒江中间地带的八宿、左贡一带，白利在擦哇岗下部地区，即应在左贡、八宿县一带的下部地区，即今天的昌都地区察隅、芒康一带。白利曾将绛顿（བྱམས་མཐུན）交予噶玛丹培（ཀར་མ་བསྟན་འཕེལ། 1569-1637年）管理，绛顿是玛康岗重要的佛教圣地之一，当时绛顿位于白利统治的下部地区，而玛康岗在澜沧江和金沙江偏北地区。《教法惊奇海》则记，白利主地区位于玛康岗：“多康地方的忽然出现并迅壮大的白利，权力极大，能与魔王相匹敌，将康区下部绛王（木氏土司）的领地逐渐纳入其治下，将绛王、蒙古等人赶出康区，如疯象，无缰的狮子般的六水五岗属民无人敢违抗他的法令，卫、后藏、康三地的商人路经玛康地区（སྤར་ཁམས）时如进了阎王殿般小心翼翼。”⁶² 按此，则白利的中心位置似乎主要在今昌都地区。

此外，民间传说也为考察白利的地理位置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根据白日吉美旺嘉先生提供的民间传说：“最初形成了阿扎白利，期间又形成了昌都白利，最后离散为朱倭白利。”⁶³ 根据《世界广论》的记载：“在那曲东部有阿扎（ཨ་གྲགས）、杂玛（རྩ་མ）、蒙古等众多游牧部落，再他们的东部有格杰（དགེ་རྒྱལ）、朵须（རྩོ་ཤུལ）、林朵玛（སྤོང་ལྷོ་མ）、白利卡噶（བེ་རི་ཁ་འགའ）……等游牧部落”，⁶⁴ 可以看出阿扎这一地名在那曲东部，今《西藏自治区地名录》⁶⁵ 和《昌都区志》⁶⁶ 都收录了昌都八宿县有著名的神山阿扎岗拉（ཨ་གྲགས་སྤངས་ལྷ་རི），这与《世界广论》的记载吻合。另外，格勒先生在其著作中提供的另一民间传说也认为：“‘白利’土司的祖先势力很大，是一个辖有广大区域的大国，最早居住在青海省玉树一带，常与格萨尔王的岭国发生战争，尔后迁居甘孜地区。”⁶⁷ 由此可见，

61 རྒྱུ་ལྷ་དབང་། ཞལ་ལྷ་བཀའ་བརྒྱུད་ཀྱི་བྱུན་མོང་མ་ཡིན་པའི་ཚོས་འབྱུང་། ལྷ་ས། བོད་ལྗོངས་དཔེ་རྒྱུ་དཔེ་སྤྱད་ཁང་། 2001: 81.

62 དགེ་དབང་རྣམ་རྒྱལ་ཚོས་འབྱུང་རོ་མཚར་རྒྱ་མཚོ། ལྷ་ས། བོད་ལྗོངས་དཔེ་སྤྱད་ཁང་། 1992: 1411, 笔者在TBRC (W23745-1) 上得到了该版本，全书分为两册，为藏文横条式编纂，《昌都文献宝积》则根据原有的藏文手写本将其录出，与1992年版本的藏文在个别字词上存异，以□标注之。藏文原文为：སོག་གཙང་དམག་ཁྱིམ་སོགས་དུས་འགྲུར་རིམ་པར་བྱང་ཞིང་ལྷག་པར་མདོ་ཁམས་འདིར་ཡང་སློབ་བྱར་བསོད་ནམས་སྟོབས་ཤུགས་དུག་ལ་ལྷུར་བའི་བེ་རི་བྱ་རྒྱལ་དོན་ཡོད་ཞེས་ཅིས། སྤྱབས་ཐོག་སྟོབས་ཀྱི་འཁོར་ལོ་བསྐྱར་བའི་དབང་དང་། ལྷ་རྒྱལ་པོའི་དཔལ་ངར་ལ་འདྲིན་འགྲན་པ་དེས་ལས་དབང་ཚན་ཤུགས་ཆེན་པོས་སྤར་ཁམས་ལྗང་རྒྱལ་པོའི་རྒྱལ་ཁམས་ཡན་ལ་རིམ་པར་དབང་བསྐྱར་ཞིང་། །།འཇང་སོག་པོ་སོགས་ལའང་དམག་འཁྱིམ་སོགས་ཁམས་ཕྱོགས་གའདིར་སྤང་ཆེན་སྟུན་པའམ་སེལ་ཞིང་གོ། སྤུ་མེད་འཕྱོ་བ་ལྷ་བྱའི་རྒྱ་རྒྱུ་སྤང་ལྷར་འཁོད་པའི་ལུས་ཅན་མཐའ་དག་བྱ་རྒྱལ་གྱི་ཁྱིམས་ལས་ནམ་ཡང་འདའ་བར་མི་སྟོད་ཅིང་། དབྱས་གཙང་ཁམས་གསུམ་གྱི་རྒྱ་པོ་སོགས་ཚོངས་རིགས་ཕྱོགས་འགོས་རྣམས་ཀྱང་སྤར་ཁམས་རྒྱུད་འགྲུང་འགོ་བ་བཞེན་ཇིའི་སྤང་ཁྱིམ་འཕྲོད་པ་ལྷ་བྱའི་བག་ཐོན་དགོས་པའི་སྤྱབས།

63 བེ་རི་འཛིགས་མེད་དབང་རྒྱལ། བེ་རི་རྒྱལ་པོ་མངའ་ཐང་དར་རྒྱུད་ཀྱི་སྐོར་རགས་ཙམ་སྤེང་བ། 2009: 19-54.

64 སུམ་པ་མཁན་པོ་ཡིས་ཤེས་དཔལ་འཕྲོད། འཛིན་སྤོང་རྒྱུ་བཤད། ། 2009: 201.

65 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测绘局编纂：《西藏自治区地名录》（内部发行），北京：国家测绘总局测绘科学研究所，1978：3。

66 昌都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昌都地区志》（下册），北京：方志出版社，2005：1314。

67 格勒：《甘孜藏族自治州史话》，1984：65。

白利最初的位置应在今天昌都地区，其后通过扩张形成了昌都白利。

三、白利土司的扩张及势力范围

关于白利的控制范围，学界大致认为是：“东至道孚，西至邓柯、石渠的大片领土。”⁶⁸ 东嘎·洛桑赤烈则认为顿悦多吉在万历末年承袭职位后，白利土司加快扩张，先后“攻占了德格、邓科、那雪错周、昌都、类乌齐等地。”⁶⁹ 但实际上，白利控制的地区比上述范围还要大一些。

白利从白利雀崩时期开始逐步对外扩张。在白利雀崩时，《拉托王统记》形容白利的势力时云：“其百人白马犹如钉在天空中的六颗星一般。”⁷⁰ 其时还与相邻拉托结为姻亲。到白利父亲阿潘杰时，开始逐步征服周边小部落，并对外扩张。约在 1618-1620 年，白利顿月多杰的父亲阿潘杰及叔叔鲁赞杰（ལྷ་བཙན་ལྷལ་）时期，其父率部征讨玛康岗（མཁར་ལམ་ལས་）⁷¹ 并将其纳入其治下，对该地区参与反抗的僧兵及寺院进行了大肆的打压破坏，同时与云南的丽江土司展开争夺⁷²。

其父死后⁷³，顿月多杰继续进行扩张，不断与周边地方统治者开战，扩展其势力。1620-1624 年间，当时与白利家族世代交好的昌都帕巴拉活佛，因不满顿月多杰在其所属寺院庄园领地连续不断的征调兵役而心生隔阂，同时白利也听说当时帕巴拉师徒用很厉害的咒术诅咒他，因此决定向昌都开战，但冲突很快在白利顿月多杰的首席大喇嘛噶玛丹培的调解下平息。但在 1626 年，玛康岗地区最终还是爆发了战争，当时类乌齐的全部士兵不足 70 人，白利很快凭借自己的军事优势取得了战争的胜利。1627 年，他又征服了玉树囊谦土司辖地，迫使囊谦土司背井离乡。1628-1631 年间，丽江木氏土司与白利势均力敌，二者以金沙江中甸段为界，金沙江中甸段以北为白利辖地，以东则为丽江土司所辖，但二者在神川铁桥的归属上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虽然白利听从首席喇嘛

68 格勒：《甘孜藏族自治州史话》，1984：85；赵心愚：《和硕特部南征康区及其对川滇边藏区的影响》，2002(3)：57-62；隋浩昀：《汗都事件及对清初川滇藏区的影响》，1996(3)：130-134。

69 东嘎·洛桑赤烈著，陈庆英译：《论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北京：民族出版社，1985：24；曾现江：《明代中晚期东蒙古部落在康区的活动及其影响》，《西藏研究》，2008(2)：27-33。

70 ལྷུ་མེད་ལྷལ་ལྷ་མོག་ལྷལ་རབས། 1971：57。

71 在今西藏自治区昌都、察雅、芒康等县境。

72 བེ་རི་འཛིགས་མེད་དབང་ལྷལ། བེ་རི་ལྷལ་ལོ་མངའ་ཐང་དར་རྒྱུད་ཀྱི་སྐོར་རགས་ཙམ་གླིང་ལ། 2009：19-54。

73 史卫国认为白利的父亲阿潘杰可能死于 1616-1619 年。史卫国著，才旺南加译：《清代白利土司顿月多吉小传》，2001(1)：8-14。

噶玛丹培不攻打神川铁桥的建议，但未能阻止其叔鲁赞杰，1631年，鲁赞杰砍断了神川铁桥，对前来攻打的丽江土司人马造成了很大的破坏⁷⁴。《昌都文献宝积》写到：“白利和绛在铁桥相争时，虽然白利军队兴兵（准备）攻打（神川铁桥），但中间起很好链接作用的大施主（顿月多杰）打算听从了（噶玛丹培的建议不攻打神川铁桥），但鲁赞主仆斩断了神川铁桥，对过往的商旅造成了很大的损害。”⁷⁵由此，白利统治了整个康区，下部领地与木氏土司中甸的神川铁桥接壤。1633-1634年间，白利进攻了类乌齐，迫使类乌齐的世俗统治者仁钦坚赞（རིན་ཚེན་ཀླུ་མཚན།）前往达隆寺避难，至此，白利的权力已达到顶峰，尤其是在1635年，控制了类乌齐、芒康、昌都，青海玉树、巴塘、理塘、中甸地区，成为康区可与藏巴汗与蒙古相抗衡的地方大势力之一。这在类乌齐寺的扎巴坚赞（གཤགས་པ་ཀླུ་མཚན། 1591-1642年）的传记中也得到反映：“猪年春天，白利迎请，见面十分愉快，此时正是白利领土范围大增之时。”⁷⁶在扎巴坚赞的生卒年间共经历两个猪年，即水猪年（1623年）和木猪年（1635年），从上下文判断，该猪年应指1635年的木猪年。1636年，白利又与蒙古却图汗的儿子阿尔斯兰交战，将阿尔斯兰赶出康区。当时，阿尔斯兰途经康区时，对白利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财物抢劫，白利凭借精兵，将其赶出康区。至此白利势力为“上至革吉（དགེ་རྒྱལ།）、白黑杂部，下至木雅，多康三分之二的区域被其统辖，大多强悍部落尽归附其下。”⁷⁷由此可看出其势力范围越过金沙江，达到德格、石渠、雅砻江流域和木雅地区，据《噶玛丹培的传记》，记载其曾一度控制过丽江木氏土司控制之神铁桥以北地区⁷⁸。

四、白利土司与霍尔白利

继白利土司消亡后，康区出现了与之相同称谓的另一地方势力——“霍尔白利长官

74 བེ་རི་འཇིགས་མེད་དབང་རྒྱལ། བེ་རི་རྒྱལ་པོ་མངའ་ཐང་དར་རྒྱུད་ཀྱི་སྐོར་རགས་ཙམ་གྲིང་པ། 2009 : 19-54.

75 ཚབ་མདོ་སློབ་འབྲུག་ཤེས་རབ། ཚབ་མདོ་འིག་ཚང་རིན་ཚེན་སྲུངས་པ། 2006 : 422 , བེ་རི་འཇིགས་མེད་དབང་རྒྱལ། བེ་རི་རྒྱལ་པོ་མངའ་ཐང་དར་རྒྱུད་ཀྱི་སྐོར་རགས་ཙམ་གྲིང་པ། 2009 : 19-54.

76 བེ་རི་འཇིགས་མེད་དབང་རྒྱལ། བེ་རི་རྒྱལ་པོ་མངའ་ཐང་དར་རྒྱུད་ཀྱི་སྐོར་རགས་ཙམ་གྲིང་པ། 2009:19-54.

77 རག་ར་དག་དབང་བཟུན་པ་རྒྱལ་མཚན། རྒྱལ་རབས་ཚོས་འབྲུག་ཤེས་རབ་དཀར་མེ་ལོང་མཁས་པའི་མགྲོལ་རྒྱན་ཞེས་བྱ་བ་བཞུགས་སོ། བོད་ཀྱི་འོ་རྒྱལ་དེབ་ཐེར་ཁག་ལྔ། ལྷ་ས། བོད་ལྗོངས་བོད་ཡིག་དཔེ་རྙིང་དཔེ་སླུལ་ཁང། 2009: 279-280.

78 《དཔལ་ལྷན་སྐུ་མ་དམ་པ་ཀུན་བཟུན་འཕེལ་གྱི་རྣམ་པར་ཐར་པ་གྲུབ་པའི་རོལ་ཅེད།》，汉译为《具德上师·噶玛丹培传》，该书由噶玛丹培撰写于土火龙年，即1629年，其于1637年圆寂，圆寂后3年，即1640年，米旁洛追（མི་ཕམ་སློ་གྲོས།）著书记述了其1629-1639年最后8年的生活，该书1985年整理出版。由TBRC中心2003年在纽约扫描成书（W22202-1），在书名上与史卫国所提供的书名稍有不同，在前面加上了多康巴三字，但内容及页码与史卫国所提及的版本完全一致。

司”，常被简称为“白利土司”。该土司于雍正六年（1728年）投诚，其官寨所在地在今甘孜县生康村白利乡。该土司频繁地出现在清朝官方文件、研究著作以及旅行游记中，如《清史稿》中载：“三十四年，授尔丰驻藏办事大臣，仍兼边务大臣，募西军三营，率之出关。时德格土司争袭，构乱久，尔丰奏请往办，经泰凝、道坞、章谷、倬倭、麻书、孔撒、白利、绒坝、擦玉龙、濯拉、扩洛垞以至更庆。”⁷⁹古纯仁著的《川边地区的霍尔与瞻对》道：“白利为霍尔五族之一……。”⁸⁰据《甘孜藏族自治州概况》记载，该白利为霍尔七部之一：“后来元世祖忽必烈统一康、藏，遂有蒙古人移入元、明之交，青海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征服康、藏，封其王子七人于甘孜州北部甘孜等地，称为霍尔七部（清末尚存五部）。”⁸¹从这些记载来看，该土司与白利土司二者除了拥有相同的称呼外，在起源、传承、地望上都没有任何联系。

首先，霍尔白利土司为霍尔七部（一说五部）之一，兴起于清雍正年间。从其称呼前加上“霍尔”二字上来看，其兴起似乎与蒙古人有很大的关系。据说此霍尔白利的“第一代土司，相传是位医生，传至现在，仅二百余年。”⁸²从家族名称角度而言，该白利家族为霍尔，而前文所述白利为东(ཕོང)。且白利土司在仁蚌巴末期及藏巴汗统治中期崛起，到白利王顿月多杰(དོན་ཡོད་བྱུལ)时期达到顶峰。但在1639年，固始汗南下康区后逐渐将其征服，固始汗“尽收其地，白利土司逃亡，在庚辰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捕回，下入牢狱，将前被白利土司囚禁的萨迦、格鲁、噶举、主巴、达隆巴等派的大德，尽皆救出监狱，各各送还本土。”⁸³白利土司后被处死，他的两个儿子逃往昌都，白利家族自此衰落。因此，从二者的兴衰历史上来看，二者并没有前后传承的关系。

其次，霍尔白利位于甘孜地区，傅嵩炅《西康建省记》中载：“白利距甘孜三十里，部落偏小，在孔撒、章谷、倬倭疆域中，宣统三年，同灵葱土司一律缴印改流。”⁸⁴而白利土司的地望在昌都地区，前文已讨论，在此不赘。值得注意的是，二者常常在研究著作中被混淆，视为同一地方势力。例如石泰安在其著作《汉藏走廊古部族》就认为：“白日(biri)是董族的第八个‘高人’集团，它很可能就是白利土司(Be-ri)，在康地是名声赫赫的，为五个霍尔小王国之一，位于甘孜以北。”⁸⁵在此，石泰安将东白利与霍尔白利混为一谈。

79 赵尔巽撰：《清史稿·土司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14224。

80 [法]古纯仁(F. Gore)著，李思纯译：《川滇之藏边·川边霍尔地区与瞻对》，《康藏研究》，1948(18)：21-28。

81 甘孜藏族自治州概况编写组编委：《甘孜藏族自治州概况》，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185。

82 根旺：《藏区多康古地名诠释》，2000(5)：27-30。

83 土观·罗桑却吉尼玛著，刘立千译注：《土观宗派源流》，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232。

84 傅嵩炅：《西康建省记》(上)，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6：166。

85 石泰安著，耿昇译：《汉藏走廊古部族》，2013：49。

五、结论

综上所述,对白利土司的起源、地望及其扩张的势力范围,我们大体可得出以下认识:

第一,根据现有藏文史料记载,很难将白利土司的历史追溯至元代萨班信件中之“必里”。在早期藏文文献中,白利一词有地名、官名、家族名、人名等指称。其作为地名时,地理位置多指向安多南部、多康之宗喀地区,并非今康区白利土司。直至明末清初,藏文中才将“白利”一名用来固定地称呼康区之白利土司,并在其称谓前冠之“བར་ཁམས་”一词,用于指代其地理位置。此外,这些文献还记载“白利”是早期东氏族著名的十二分支之一。因此,我们很难凭借语音学,将藏文“འེ་འི”一词等同于康区之白利土司,并将其历史追溯至元代之“必里”。因材料相对有限,要弄清这些白利之间真正的关系仍有待于新材料的发掘。

第二,在今人研究著作及人们的观念中,常将白利土司与后来的霍尔白利长官司混为一谈,视为同一土司势力。事实并非如此,前者兴起于明末清初,被固始汗剿灭,后者兴起于雍正年间,并在各种游记和调查材料中频繁出现。

第三,白利土司统治的中心区域并非为先前认定的甘孜地区,而在今昌都芒康地区。白利土司最初以昌都地区为中心,在白利雀崩时期开始扩张,至白利顿月多杰时期达到鼎盛,拥有康区三分之二的领土,包括德格、石渠、道孚、邓柯、类乌齐及丽江以北广大地区。其崛起与强大,对周边地区包括青海、云南、西藏的政治格局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梳理其起源、地望及其扩张后的势力范围,将有助于进一步加强我们对这些区域的政治及历史演变之理解。

附记:本文的选题与写作蒙受业师石硕教授悉心指导。玉珠措姆和布钢老师提供大量藏文资料,并详解其中疑难语句。哈佛大学范德康教授更是倾尽相授相关的白利土司资料。修改过程中同窗罗宏、王丽娜、刘欢等人提出宝贵意见。藏族学友闹九、完结加、拉毛太、益西对相关汉文译文详加讲解并仔细核对。没有他们付出,此文难成,在此谨致以最真诚的谢意。

◆ 李志英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